

2009-2015年,我在丁香花园工作时,每年春节以后,总有许多陌生客,不惊动他人,悄悄地、静静地来到丁香花园。他们不走院子,就在花园的一号楼周边走走;有时候还会到一号楼的楼下几间房间看看。有时候,他们谁也不打扰,悄悄地来了,随后就悄悄地走了。

1
2010年3月的一天,来了一位“陌生客”。她穿着很平常的衣服,咖啡色茄克外套,彩色丝巾,气质不凡。走进院子,她似乎对周围环境很熟悉,对其他美景都不感兴趣,直接往一号楼走去。她是要看什么呢?我迎了上去,陪她到一楼。

她仔仔细细看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在最里面的主间房停留了片刻,静默着,似乎在沉思着什么。我马上知道,她是来缅怀陈赓将军的。她说,这是将军逝世的房间。我说,陈赓将军是1961年3月16日在这里逝世的,太可惜了,才58岁……她看我惋惜的神态,又对陈赓将军这么敬佩、了解,方才道出:她是将军的女儿。我脱口而出:“陈知进,陈医生。”陈知进是解放军总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医师、教授。

走出门外,她说,院内院外已大变样了,包括房间的格局。我告诉她,前几年院内院外都进行了大整修。当时,电视台正在重播连续剧《陈赓大将》,我几乎每一集都看,完全沉浸在那个时代中,被陈赓将军的英雄气概所感染、感动。于是我问道:“侯勇演陈赓将军,演得可以吗?”她点点头,说还可以。接着,我们就聊起了陈赓将军的革命经历,从黄埔军校征战到上海狼窝锄奸;从亲历长征的艰难险阻到带着三八六旅在太岳山剿打鬼子……

我还讲到宋庆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营救陈赓将军的故事。大概是在她医院工作的缘故吧,她对宋庆龄特别敬重,她说宋庆龄跟父亲关系很好,在她父亲被抓捕的时候,就是宋庆龄亲自到监狱里看望并想方设法营救出来的。说着,她神情中充满了尊重,是怀念父亲,也是怀念宋庆龄。我说,陈赓将军在上海疗养时,他还曾亲自拜访宋庆龄,并送花篮到宋庆龄寓所,宋庆龄办公室收到后亲自回信表示感谢。陈赓将军病逝后,宋庆龄也万分难受……

我们在院子里走着,聊着。她对其他景色不怎么感兴趣,只是在一号楼前面的假山旁停了下



■ 丁香花园一号楼

丁香来“客”

◆ 邱根发



■ 陈赓一家在丁香花园的假山前合影

来,抚摸着假山石,充满了感情。当时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只是藏在心里一个疑问。

2
2013年,夏秋季的交替时光,经常有人来到丁香花园一号楼来瞻仰。那天上午十点左右,天气特别好,五六位年过花甲的男男女女缓缓从大门口方向走来,在一号楼门口停下来了。他们看来都很熟悉这个地方,好像也不止一次来过这里。我赶紧走了过去,说道:“欢迎,欢迎!”他们走到一号楼的第一层的房间,说这说那、问这问那,有时候,还会纠正彼此的说法。当说到当年陈赓将军逝世的床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,我指着进门右手墙边这个位置,他们朝我看看,很惊讶,表示同意我的看法。我感觉他们是和将军有感情、有特殊关系的人。

人群中有一位穿着微红连衣裙的妇女,特别有气质,普通话也说得很好,看到我这么认真,就问我:“丁香花园来活动的老干部们现在都好吗?”我说:“蛮好的。”她告诉我,她叫周秉德。我马上回答道,您是总理的侄女啊。

总理和陈赓将军在半个世纪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1961年3月16日陈赓将军逝世,周总理在广州开会,得知

噩耗,非常难过,请求陈赓大将的追悼会要等他回北京以后再召开,并亲自为陈赓大将骨灰盒上题字,并连连说,可惜、可惜……我说,陈赓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,总理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……我们又谈起总理在中南海的日子。1949年后,总理把最喜欢的侄女周秉德带在身边,视为女儿,居住在一起,直到1964年9月,周秉德结婚离开。看我谈到这些细节小事,头头是道,她点头表示认可。她看到我对曾经陈赓将军当时所住的房间,所有的摆设都了解得很清楚,因此,聊得很多。

在我们交谈过程中,走过来一位军人气质的老人,周秉德连连招呼他。他说,我叫陈知建。他穿着很朴素,短袖灰裤子。他告诉我,我们脚下的这块大草地,原来是种植蔬菜的。接着他也走到了那块假山石旁,说道,我们小时候在这里玩耍,拍过照片。这时候我恍然大悟,他的妹妹陈知进当年走到这假山石下停留,原来是因为这里留下了他们兄妹小时候的印记和足迹啊!后来,我看到了这张全家福,那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子,如今也都已年过花甲……

3
3月16日这天,总会有人来怀念革命前辈陈赓将军,有时候是一两个人,有时候三五成群。碰到这样的人,我总是热情接待,和他们交流对陈赓将军的尊敬与热爱。

经常来活动的一位老机要工作者叫姜文焜。他曾经跟我说,这里发生了很多故事。一号楼曾经是很多领导办公休养的地方,当然,最难忘最令人伤心的就是陈赓将军在此逝世。还有一位老人陈国,也是老机要工作者,他曾跟随陈老总进上海,他也对我说过,一号楼的故事很多,要好好研究传承。所以,有时候我走在一号楼里,会肃然起敬:说不定这就是陈赓将军当年走过的地方和摸过的扶手呢?

最难忘的是一位老者。那是在2014年中秋节的一天,院子里特别安静,连树叶掉下来都有沙沙的响声。这位老人来了,说,他曾经是陈赓将军部下,今天他要向老首长说心里话。他说着说着,眼睛里闪出泪花,充满感情。我很遗憾,没能留下他的名字,我问他,他不肯说;留他吃饭,更是不肯,倔强得很。我打量着他,眉毛已经白了,穿着发白的旧军装,满头的白发,步履蹒跚,但离开丁香花园时,步伐是那么坚定。他说,我来瞻仰过将军逝世的地方,就满足了!

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的日子,此刻,我们更加怀念革命前辈。谨以此篇小文,纪念陈赓将军,他永远活在我們的心中!

大家是否还记得,2015年9月3日,在北京天安门广场,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上,在抗战老兵车队第一方阵中,有一位91岁的老兵。这位老兵叫鲍奇。鲍奇将军今年98岁了,居住在虹口区凉城街道的一个干休所里,每天还健身4000步!近日,我上门拜访了老将军,亲聆了他的传奇人生。

1
鲍奇是上海人,1924年5月出生。1941年,17岁的鲍奇正在闸北虹口交界处的老北站附近读初中,当时还不知道班主任其实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,当班主任问班里的同学“要打日本鬼子吗”时,鲍奇毅然报了名。他回忆,要走,一是不能跟家人讲,二是走的那天什么都不能带,像往常一样只能背个书包包装正常上学。那天,他背着书包来到吴淞口,班主任给他的暗号很简单,第一站是“一”,食指向上喊“一”,接应人把他带到江边边篷船码头;第二个暗号是“二”,有人让他上船,从未坐过船的小鲍奇晕船吐得翻天覆地,总算来到了江苏启东;船老大指着一条小路让他喊第三个暗号,也就是“三”,他一路伸着三个手指,一路喊“三、三、三”,一位年轻人把他带进了一间小屋。哇!班主任与三个同学都在。从此,17岁的鲍奇正式成为新四军东南警卫团的一名战士。

鲍老话锋一转,告诉我一件至今说起来依然有趣的事:1949年上海解放时,他随部队打回了上海。他向部队请了假,找到了老闸北的安庆路家里看望爸妈。走进里弄,邻居一个也认不出他,爸妈一时也愣住了,哪来个当兵的?“你是谁?”“爸爸妈妈,我是你们的儿子啊!”他一眼看到家中供着自己照片的灵位牌,一把抢过来扔在地上。“我还活着呀!”泪流满面。他的父母见到“完好无损”的儿子后,喜极而泣:“这么多年没音信的儿子竟然还活着,还成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!”

2
1942-1943年,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抗战最艰苦的阶段,日军开始对根据地进行“清乡”和“大扫荡”,鲍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怀着抗争到底的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因为文化程度相对较高,参军后鲍奇先被安排做文书,后来又从事机要工作,翻译密码电报,曾专门负责在团部收发与陈毅、粟裕等领导同志往来的电报。

要说鲍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打过多少次大战,他自己也说“数不清”了。当兵的人“天天都在打仗”。说起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时,鲍老兴奋地说道,当时他在总指挥张爱萍将军身边做机要,当张爱萍将军得知鲍奇的儿子刚出生,就问名字起了没有?鲍奇说还没起名,张爱萍说,我帮你起一个吧,我们刚解放了一江山岛,为了纪念这次

战争的胜利,就叫“鲍一江”吧。说起这事,他至今还津津乐道。
前段时期,电影《长津湖》深深地打动了全国亿万观众。鲍老至今还记得入朝前的场景。值得一提的是,鲍奇的未婚妻程世萍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,相隔一天,这对情侣在第九兵团机要室见面了。谁都不知道对方也来到了朝鲜。可见,同是机要的两入保密工作做得何等严密啊!他们俩都参加了长津湖战役的指挥联络工作。
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,鲍奇担任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的秘书。在陶司令的关心下,程世萍也从朝鲜回到了上海。1952年底,陶司令自己出钱,在家为鲍奇和程世萍置办了一桌饭,宣布两人结婚了!

3
按理讲,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兵完全可以享受党和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,享享清福。可1977年他在53岁时,回到了东海舰队上海基地,担任了基地副参谋长。他要亲自参与人民海军的壮大发展,见证水面舰艇的升级换代。改革开放后,他又分管东海舰队和海军上海基地的后勤保障工作。从战争时期的战士,到和平年代的建设者和开发者,鲍奇始终严格要求自己,给自己定下了18条做人准则。

“几十年的革命廉洁奉公,不要被钱攻破,手莫伸”“胜利、顺利的时候,就要想着困难的到来;一旦困难来临要沉住气、不要伤心、灰心,要冲过去”“以真理围绕同志,坚持公道,切忌我字当头”“同志之间一起工作,有了风险要挺身而出,不能缩着脑袋,推诿责任”……他说,这18条规则一直伴随自己左右,让这一生过得非常踏实。

光荣离休后,鲍奇也成了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和上海市百名将军活动中心的成员。这些年,他每年都要多次去学校、到社区、赴企业宣讲战斗故事,回忆峥嵘往事,传播红色基因。2020年疫情期间,他通过新四军研究会,捐献1万元,支持抗疫斗争。

鲍奇将军的一生,历经硝烟与战火,也见证了改革与发展,更是亲身感受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。他无比感慨地说: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年,我特别荣幸可以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!”

鲍老虽然98岁了,但精神矍铄、思路清晰敏捷。当得知我也在东海舰队服役过,他高兴地说:“好,那么我们是战友了!”采访结束后,我提出一起合张影,鲍老说好,并要穿上阅兵时的新四军军装,我怕他换装时受凉,他一再坚持要换。当我们告辞时,他一定要送我们到电梯口,我怎么都不让他送,他坚持说,你是海军战友,我一定要送。我立马在电梯口向老将军行了个标准的军礼,鲍老也立马回了个军礼。真是感动至极啊!

祝老将军身体健康,寿比南山!

◆ 吴德胜